



宗宣 新 祖成
景 獻 長

禮太 考

見聞雜紀卷之七

吳興李國禎
樂彥和述著
禎文寧校正

本朝開基

聖聖相傳之年分

洪武元年 申 三十一年 戊 止

建文元年 卯 四年 壬 止

永樂元年 未 二十二年 甲 止

洪熙元年 巳 止

宣德元年 午 十年 乙 止

見聞雜紀

卷七

英 裕
 代 裕
 憲 茂
 考 泰
 武 康
 世 永
 務 昭
 神 定
 憲 德
 烈 思

正統元年 <small>丙辰</small>	十四年 <small>己巳止</small>
景泰元年 <small>庚午</small>	七年 <small>丙子止</small>
天順元年 <small>丁丑</small>	八年 <small>甲申止</small>
成化元年 <small>乙酉</small>	二十三年 <small>丁未止</small>
弘治元年 <small>戊申</small>	十八年 <small>乙丑止</small>
正德元年 <small>丙辰</small>	十六年 <small>辛巳止</small>
嘉靖元年 <small>壬午</small>	四十五年 <small>丙寅止</small>
隆慶元年 <small>丁卯</small>	六年 <small>壬申止</small>
萬曆元年 <small>癸酉</small>	

唐岑嘉州參送張升卿宰新淦

官柳葉尚小長安春未濃送君潯陽宰把酒

青門鐘水驛楚雲冷山城江樹重遙知南湖

上祇對香爐峰

三

五臟之神肝竟肺魄心神腎精脾意若人恬
 淡則神定魂清意安魄寧精不走失若人躁
 競則神疲魂濁意亂魄散精遂潰耗。張無
 垢曰快意事孰不喜為徃徃事過則悔者以
 他人有甚不快存焉豈得不動於心君子所

身置雜錄 卷一
以隱忍詳復而不輕為。王肅家誡曰凡為主人飲客使有酒色而已無使至醉若為人所強必退席長跪稱父命以辭之敬仲辭君而况於人乎。墨子曰輕譽苟毀好憎尚怒小人哉。唐李文公問藥山禪師曰如何是黑風吹船飄落鬼國師曰李翱小子問此何為文公怫然怒形於色師笑曰發此嗔恚便是黑風吹船飄鬼國也。薛文清公讀書錄云促迫褊窄淺率浮躁非有德之氣象。王文成公曰眼前路境須令放開若太逼窄非

惟人不能近恐在己亦無措足之地。程叔子曰精神道德言動一切以收斂為主發散是不得已天地人物皆然。王龍舒勸戒文喜怒好惡嗜慾皆情也養情為惡縱情為賊折情為善滅情為聖。以上述烏程唐守禮吏隱堂日鐫。

四

。聞人善則疑之聞人惡則信之此滿腔殺機也。士君子盡心利濟使海內人少他不得則天亦自然少他不得即此便是立命。官

身圖雜錄 卷七 三
情太濃歸時過不得生趣太濃死時過不得甚矣有味於淡也 一念之善吉神隨之一念之惡厲鬼隨之知此可以役使鬼神 大約評論古今人物不可便輕責人以死 治國家有二言曰忙時閒做閒時忙做變氣質有二言曰生處漸熟熟處漸生 看中人看其大處不走作看豪傑看其小處不滲漏 甌甌子每教人養喜神止庵子每教人去殺機是二言吾之師也 奢者不特用度過侈之謂凡多視多聽多言多動皆是暴殄天物

任事者當置身利害之外建言者當設身利害之中此二語其宰相臺諫之藥石乎 乘舟而遇逆風見揚帆者不無如念彼自處順于我何關我自處逆于彼何與究意思之都是自生煩惱天下事大率類此 出一箇喪元氣進士不若出一箇積陰德平民。救荒不患無奇策只患無真心真心即奇策也。吾不知所謂善但使人感者即善也吾不知所謂惡但使人恨者即惡也 青天白日 和風慶雲不特人多喜色即鳥鵲且有好音

若暴風怒雨疾雷閃電鳥亦投林人亦閉戶
乖戾之感至于此乎故君子以太和元氣為
主吳俗坐定輒問新聞此游閒小人入門
之漸而是非媒孽交構之端也地方無新聞
可說此便是好風俗好世界蓋訛言之訛字
化其言而為訛也天下容有曲謹之小人
必無放肆之君子人有好為清態而反濁
者有好為富態而反貧者有好為文態而反
俗者有好為高態而反卑者有好為淡態而
反濃者有好為古態而反今者有好為奇態

而反平者吾以為不如混沌為佳偶談司
馬溫公資治通鑑且無論公之人品政事只
此間工夫何處得來所謂君子樂得其道故
老而不為疲也亦只為精神不在嗜好上分
去耳。俗語近于市纖語近于娼諛語近于
優士君子一涉此不獨損威亦難迓福羅
仲素云子弑父臣弑君只是見君父有不是
處耳若一味見人不是則兄弟朋友妻子以
及于童僕雞犬到處可憎終日落嗔火坑墮
中如何得出頭地故云每事自反真一帖清

涼散也。欲見古人氣象，須于自己胸中潔淨時觀之。故云見黃叔度使人鄙吝盡消，又云見魯仲連、李太白使人不敢言名利事。此二者亦須于自家體貼。夫衣食之源本廣，而人每營營苟苟以狹其生，逍遙之路甚長，而人每波波急急以促其死。士君子不能陶鎔人，畢竟學問中火力未透。後輩輕薄前輩者，往往促笑何者？彼既賤，老天豈以賤者贈之？人生一日或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行一善事，此日方不虛生。得意而喜，失意

而怒，便被順逆差遣。何人作得主？馬牛為人，穿着鼻孔，要行則行，要止則止，不知世上一切差遣得我者，皆是穿我鼻孔者也。自朝至暮，自少至老，其不為馬牛者，幾何矣哉！只說自家是者，其心粗而氣浮也。士大夫不貪官，不受錢，一無所利濟，以及人，畢竟非天生聖賢之意。蓋潔己好修德也，濟人利物功也，有德而無功可乎？嗜異物者，必得異病；挾恠性者，必得恠證；習陰謀者，必得陰禍；作奇態者，必得奇窮。待富貴人不難，有禮而

難有體待貧賤人不難有息而又難有禮
閉門即是深山讀書隨處淨土 以上述華
亭陳繼儒著

五

唐一菴先生 樞曰自古建都多大河南北雍
豫幽冀之間雖欲居高以臨下而察盛衰以
乘天運則智者與造化俱伏羲神農都陳黃
帝都涿少昊都曲阜顓頊都濮帝嚳都亳堯
都平陽舜都蒲坂夏都安邑殷都亳周都長
安秦都咸陽漢都長安晉都洛六朝都建康

唐都長安五代都汴元都燕說者謂豪傑觀
天下之勢爭相據重戰而圖得之然而所以
覩其勢豈必襲故見而無所通乎故人事之
交值睽依闔塞造化顯呈於情境之間有不
容於去而取者而習治既延地絕脉水化味
又復不甚宜人况衝車所攻矢石所集積骸
洒血莽為荆榛斷垣壞壁鬼燐滅沒盖有徒
道朱朴云去已衰之衰就未王而王不可謂
非論天下之勢圜變而無定在吾有以識之
北畿防禦之勢山西行都司當其衝萬全

都司護其背大寧都司藏其備薊州守備斷其徑萬全都司一衛一所嵌山西行都司之境瞭遠之道也大寧都司五衛一所嵌薊州守備之境夾持之法也 都金陵者守淮以防外庭守武昌九江以蔽上游守淮之勢東固淮安泗州自丹陽而揚州而淮安而泗州乃全淮之右臂也西固鳳陽壽州自采石而和州而鳳陽而壽州乃全淮之左臂也東無淮安雖得泗州而不為用西無鳳陽雖得合肥而不為用上游之勢沅湘諸水合洞庭之

波而輸之江則武昌為之都會故湖廣省所以蔽九江江西諸水與鄱陽之浸滙於湓口則九江為之都會故九江所以接武昌而蔽金陵若用於天下則徐邳臨清淮安之應也洛陽鈞鄭鳳陽之應也荊州武昌之應也而襄陽又荊州之應也固荊州可以開蜀道固襄陽可以控川陝固臨清可以通燕冀固洛陽可以制潼關其西南守江西以運百粵其東南守浙江以治閩吳皆金陵之門庭帑藏云爾 儀真舊設臨江諸閘復新設攔江閘

於江口引潮水以濟諸閘且便停泊瓜州近
設瓜口閘於西江觜諸壩之利也亦攔江遺
意瓜州舊有通江閘後尋廢瓜洲既設似與
儀真不異闢通江與十壩並發不亦可乎裏
河運船十年一造江南船五年一造以往回
越壩耳 國初定鼎金陵以真定之恒山為
北嶽後遷都北平則真定在其南復以山西
渾源州之恒山為北嶽 南方蠱毒有數種
蛇毒蜥蜴毒蠃娘毒草毒食之變亂元氣心
腹絞痛或吐逆不定面目青黃十指俱黑驗

蠱法吐於水沉而不浮含黑豆豆脹爛脫皮
嚼之不腥嚼白礬味甘皆是治蠱法飲白水
牛血立效王氏博濟方歸魂散必用方雄硃
丸皆可。海鹽海塘連年葺治之費雖天闕
屢屢等處擊衝勢烈要亦人事未至攬胥利
於創工董吏便於自逸乃故踈其謀工無永
建有以也石塘在外所以防潮勢土塘在內
所以固滲漏二者皆不可無其間土塘受惠
病於石塘先隳石塘之隳病於土築椿淺又
病竈夫引潮以便抱甕所以不久成害即如

身臨案紉
九
九
清河砌閘土民利行舟停滯欲便經營之利
私賂工師作為衝械無襄陽則荊州不足
以用武無漢中則巴蜀不能以存險無關中
則河南不能以豫居無巴蜀則吳楚不能以
奠枕山東東三府隙地甚多皆可耕之區
人事不修溝澮不立一雨成漫而旱則赤地
千里雖古河額俱堙元虞集之議至今可行
山東平度州東南境有南北新河元時所
開以避海運放洋之險其水源發高密至膠
州分流為南北新河自膠州入新河二百四

十里至萊州之海倉口入海自迤北新河店
置閘以達安東止八十里可通海歲久盡塞
近王副使獻方御史遠宜力主開復并於馬
家濠鑿山麓通海人溺便安不遂此議不可
終已也海運憚文登南之成山登州北之
沙門此兩險多磧又成山突出當東洋之衝
沙門旋扼處北洋之腹宜無靖勢新河一開
可避兩險不爾則古濰水及沽尤河稍致力
皆可免於兩險太湖介蘇常湖三府之中
北納荆溪百瀆南納霽溪七十二淩荆溪百

身正氣自剛
清上受金溧常廣諸水東堤既立宣徽應天
之水皆出大江雪溪七十二淩港口日淤若
川勢濟嘉興分以東洩湖之所瀦自吳江長
橋出合龐山湖以南入海為松江自大姚分
支過澱山湖以東入海為東江自鮎魚口北
經蘇郡之婁門東北入海為婁江又有胥口
白洋灣鮎魚口三支流惟吳江長橋築而交
生沙壅松江之勢緩惟大石趙屯等浦淤而
澱山水阻東江之勢緩惟七。鹽鐵等塘滯
而陽城水阻婁江之勢緩近來三支流盛瀉

白茅港北入於大江以達海而白茅港亦易
淤淺震澤注海三江松江一流已久為淤上
海之南踰浦口即吳淞江嘉定之劉家港即
婁江常熟之白茅港乃震澤餘流向北注之
揚子江者水勢東南為順今盛流白茅港漸
湊於北則長橋所為害其明驗也故陽城昆
承流壅復浚吳淞江南北兩岸定安諸浦間
道北注劉家白茅二港又大黃浦流壅傍浚
范家浜間道注踰口皆引水北流以順其勢
而三吳勢占水利日盛莫知于何底止也。

江勢至京口頗下丹陽一帶運河每患淺練湖高據欲厚所瀦而時洩之可濟緩急黃河自蘭州入中國五千餘里至開封界不為患決溢惟開封大名居多二府地夷斥孟津而下無山岡束隘且土疏善崩又下流所受已多旁無滄瀦而河身易淤冬春止丈許其湍駛不能遏固勢也古黃河周定王五年徙於礫始失故道漢而下徙決無常漢武帝時已通淮泗宋太宗時始入淮自是南北交注今河水全達淮入海一道自開封蘭陽縣趙

皮寨口東南流由杞縣睢州寧陵歸德夏邑宿州下符離橋出宿遷縣小河口至清河縣入淮乃嘉靖七年新開趙皮寨口今盛流一道自趙皮寨口至寧陵縣南入渦河經亳州蒙城懷遠縣出荆山口之西開趙皮寨口今由馬一道自儀封縣北折經黃陵岡蔡家口縷水堤入梁靖口出徐州小浮橋下清河縣入淮其梁靖之行自宋初今流漸微梁靖以上至儀封北乃黃河東行舊道此三流之南又正統十三年徙開封西北滎澤縣孫家渡

身圖雜錄 卷七
口入汴河至壽州入淮弘治二年塞三流之
北又新開榆林集口經虞城縣碭山縣四口
衝出蕭縣出小浮橋今塞又正德四年決曹
縣單縣直衝沛縣出飛雲橋今塞又嘉靖九
年決單縣東北流衝出穀亭運河今塞又弘
治二年決荊隆黃陵岡口經曹州濮州出張
秋運河今塞 河南防河堤湖廣防江堤南
直浙江防海堤一決而魚其人今日之事土
勢岌岌人力詭詭 海運三道初元伯顏建
議自上海劉家港入海經揚州海門黃連沙

頭萬里長灘開洋沿山嶼而行抵鹽城縣歷
西海州東海縣密州膠州放靈山洋投東北
路多淺沙行月餘抵成山計水程至楊村馬
頭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至元二十九年朱
清等陳便道自劉家港開洋至撐腳沙轉沙
嘴至三沙洋子江過匾擔沙大洪又過萬里
長灘血沙放大洋清水洋黑水洋至成山過
劉島至芝罘沙門二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
口其道差徑至正十三年千戶殷明畧又開
新道劉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

身圖家錄 卷三
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登州
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口舟行風信有
時自浙西至京師不旬日比二道尤便 通
惠河元郭守敬議開引昌平白浮村神仙泉
過雙塔榆河引一畝玉泉諸水進都城繞至
通州置閘以宣節之後漸淤廢嘉靖間御史
吳仲議修築立五閘置剥船六十每米一
石減陸輓費銀四分五厘歲省漕價十萬餘
兩 雷州直出海中有圍洲周廣七十餘里
內有八村專業採珠 各省土田惟貴州無

頃畝冊應辦糧差各於土官下總行認納
淮以北土無定畝以一望為頃欺隱田糧律
條未之能行也江以南戶無實丁以系產為
戶脫漏戶丁律條未之能守也 蘇松常鎮
杭嘉湖東南財賦七府經界正而賦均惟湖
為最圩無定畝賦逐戶開常之弊久矣官田
糧重蘇為害不可勝言嘉之征邑各不同積
儲殊寡於六府迥不迨焉 在京各衙門俸
米出蘇常二府總約十萬餘石其白米儘派
蘇州 湖絲絕海內歸安為最次德清其次

嘉之崇德桐鄉杭之仁和此外取於四川保
寧又順慶之南充渠縣廣安遂州亦次之而
山東次之河南又次之應天太平寧國鎮
江廣德五府州以興王之地全蠲賦不征近
節議畝派勸米今至四升杭州種族自南
渡時至者故多汴音鳳山門尤逼真以宋宮
殿在也廣州無京解至不能自給官俸取
諸瓊州歲以萬計雷州無京解正德後并免
廉解廣西無京解軍餉取贍廣東及福建海
北之引鹽湖廣之行糧南贛衡永之鹽稅

天下運船凡一萬二千二百有奇原設廠淮
安造者十九臨清造者十一近移臨清所造
於淮安各順所便竊意山東總遮洋總當於
臨清便江南上江總當於龍江關雲南土
官非有沐府金牌不能調雖麗江每自大沐
令至即虔納廣西左江兵不可用可調惟
右江土官喜於見調兵人日米一升計價月
可一錢俱為土官所得兵自齎糧且獻名倍
役數以規糧給北人食腥臊夜目不明睡
則沈熟可乘被虜者每竊馬以逃但為頭墩

哨夫所害以報功。中都無城有陵在故以陵為城。城可無設。如得城則於陵守力。踈又以臨淮城輔之。可援應。定海一湖。下舟山起陸八十里。至沈家口。出港十里許。至烏家口。出蓮花洋。半潮至普陀。自安吉獨松關陸路至杭城。元大軍取宋路。自杭由長興之金竺關入南都。為捷徑。朝鮮貢道自鴉鶻關由遼陽經廣寧。過前屯入山海關。日本貢道自定海關經浙省。過蘇揚至淮安。臨清迂曲之行。以示中華基勢。會通河元至正

二十六年開漕。東南之粟罷海運。始元漕至濟寧。舍舟陸行數百里。入臨清衛河。後由濟寧開渠直抵臨清。復於兗州城東築金口壩。竭泗水注濟寧。以勝其高。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黑洋山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乃淤。永樂九年尚書宋禮濬通之。十三年復罷海運。又用老人白英策築壩戴村社。遏汶水東入海。令盡去南旺。乃賴其利。元亦曾引汶亦借黃河為濟。而近來患在於河一至而淤。且燠旱泉微。反欲引黃河以濟。此河引之至而

來之盛則又不能自勝其勢禹之順水之性
而今若以逆焉則此河之不可常恃雖有善
者不能必也近又有引沁之議河東池鹽
成於南風地在中條山陰窪局蒸燠薰成激
蕩造化自然所結所患水少則池竭生硝水
多又氣澹難釀調攝之計又在人事故雨漫
而多或入北河濁水及東黑龍潭硝水皆大
害常濬姚暹渠以瀉五姓湖乃得兵法聖
賢不漏之學心體全定則隨應普照所向無
不克。兵之制始於軒轅其道貴一曰一者

階於道幾於神故謂握奇蓋言一也以天地
風雲為四正龍虎鳥蛇為四奇正以出兵立
老營以為家奇以禦敵設陣勢以為戰風后
軒轅之臣乃司兵故謂風后握奇經正者所
常居握而運之其惟所餘之奇奇隨時應用
零出而不二故謂餘奇李筌言曰兵猶水
水因地以制形兵因敵以制勝能與敵變化
取勝謂之神庸將以教習之法為戰敵之陣
不亦謬乎宋儒有不然其說蓋筌能言其意
所以輕迹古法云善用兵者教正不教奇

古名將李廣竇嬰祭遵李勣等皆極廉約不私財故蓄惠不倦愛士能得其用這是世人命根此處得則我之根培於御人得則人之根益培根根相培造化日盛請諸鄉先生立社會䟽切念志士不以出處易學仁者不以人已異情達人不以遠近弛事壯心不以老少改力豪傑不以雅俗貳念况今際明時處善郡當無恙之身勵歸田之操而盛忘年之風如我湖不少槩見者乎故倡不可無和事不可獨成樞也晚昧深為是懼謀之棟塘

南茗二君二君曰約時結社寔予同心因屬樞居府城道路之中先為舉事其事歲二會在春秋二社日當事者給饌治具先期一日到會所既會次日乃散會之所任當事之便樞今八月十六日奉候於峴山浮碧亭風雨無輟公私俱置衆寡不拘後先繹來出入任意供具不華一取相觀之益一勿盍簪之疑一溫知舊之情一申鄉曲之款一寄登臨之興是會也止折簡不邀止長揖不拜止隱服不冠止論說不譁止陶情不醉止盟神不禱

懇願俯臨共成雅集。辛酉湖澇歲大歉人情恹恹衆問曰先生何以不向人道苦先生曰古制三年耕有一年之積自己酉被荒迄今豈得怨天尤人衆曰貧家每歲不穀用烏能例古先生曰大則大用小則小用大有大積小有小積古人量入以為出所以盈縮登耗均停近多務繁文浪費只顧目下乃量出以為入故一遭歉乏便涉狼狽。論春秋乃性命之書春秋為賞罰之書非也無其位而寄空文於榮辱之間烏乎得也謂褒善而貶

惡亦非也聖人明道於天下而欲以虛名動之可乎孔子之作春秋也所以立教也不得行道於當時慮後學之求其依歸而不可得也而至理不容有言則又難於先備以為周行之示於是即易陰陽之化消長吉凶之實而假世象以章之所以闡其玄以通之者至矣然猶慮夫中資之未能遽以曉也乃復以當時行事之粗迹一折衷於性命精微之宜使知道必協於中而人心本體之靈達於今古而不昧是故春秋是非之書也以別理欲

身附雜錄 卷七
而決王霸成治亂興衰之由者也大中至正
之矩無過不及之學損之而自生其情也贅
之而自肆其情也委之而自過其明也紊之
而自罔其迪也故春秋與易通無顯微精粗
本末之判也以上俱唐先生樞著

六
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大丈夫不可無此
襟懷海濶從魚躍天空任鳥飛大丈夫不可
無此度量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大丈夫
不可無此氣槩珠藏澤自媚玉韞山含輝大

丈夫不可無此蘊藉 陽明先生曰有善無
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知善知惡
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

七

恭題

龍亭庫壁

本朝令甲在外文武諸司遇

萬壽元旦冬至及

太子千秋令節則陳 御座於中堂陳鹵簿

儀衛於兩階庀幄中設亭亭繞龍文飾以黃

金其中大書闕字以象

天子臨見群臣之座習稱為

龍亭長官率其

僚屬吏民望拜庭下升而祝降而嵩呼儀節

視中朝無二直竣事之後令甲不著奉

安之所以故諸司徃徃雜諸器物置之居積

之庫而庫又率在堂之兩傍失居尊之體間

有別建以崇之者蓋亦鮮矣隆慶己巳烏程

李樂來令新塗行禮之餘喟然嘆曰君父

之尊猶天也迺以其虛位置之堂側而眇眇

臣子顧抗然居中以聽邑事仲尼過位之訓

少而誦之今安在哉邑之缺典莫斯為甚迺

相隙地建屋三楹其前為門繚以周垣扁曰

龍亭庫專為奉安龍亭之所而幄帳鹵簿

從焉視中朝所稱鑾駕庫者雖大小制殊

殆髣髴其意矣翼趨進而觀之曰此不可以

規政乎世之居官者惟無敬君之心故其

所臨之民君之體也而不知惜所行之事

君之政也而不知供所司之法君之令

也而不知守所掌之財君之所需也而不

知節誣上行私壞法亂紀皆自一念之肆發

之耳今樂於君之虛位且知敬而尊之不
習於故常而特為之計如此固宜其令淦未
三載而善政種種莫非導君之惠以布之
民也他日位益隆代君之責益重亦惟無
忘此敬而已庫在邑治之內學士君子鮮造
焉而間有事其中類皆胥徒之賤翼懼其不
足以知此而例以建制之末視之也故特表
而著之庫創於樂筮仕之年十一月成於次
年之春正月其旁併收邑之圖籍以杜侵毀
亦式負版之餘意也

隆慶辛未十二月新淦縣儒學訓導姚翼題

八
新淦縣新修城隍廟記

古先聖人神道設教明有禮樂以維民生幽
有鬼神以司民命冥顯雖殊而其佑世安民
理則一也是故禦災捍患悉載於祀典坊庸
表啜咸列於八蜡凡以其有功於民也而况
壘上為城塹土為隍蕃庶所聚政教所出國
以之藩民以之衛則其赫靈顯化受命於天
造福於民有非常祀所可同者此城隍之神

身臨縣志 卷七
所由起也。縣之有廟則見於李陽冰縉雲之
記然止稱吳越有之則唐制未達於天下也。
宋歐陽修云天下皆有而縣則少則宋制達
於天下而諸縣猶有缺也我朝

太祖高皇帝洪武元年加以封爵府稱公州稱
侯縣稱伯三年 詔定百神之祀皆革爵號
獨封城隍為鑒察司民之神郡邑建廟視其
公廳以為高廣有事於山川則合食於壇有
事於厲祭則主祭於中令佐蒞政先與神誓
朔望行香次於先師夫名山大川萬古稱養

民之功者也神則配其亨先師至聖萬古稱
教民之功者也神則同其敬令佐司教養之
任者兢兢然尊禮致肅豈非以神之保衛民
生教養所基而不可以或慢矣乎塗據豫章
上游當虔廣之衝為江省要邑則其高城深
池保障一方藩衛億兆丕著靈爽尤非他邑
所可同者廟在學宮之左歲久就圯祀禮不
稱隆慶己巳吳興李侯來令茲邑廉公節儉
凡諸稅羨紙贖及省約公費之餘則合僚屬
庭封之以葺百廢建尊經閣修練公祠創官

身臨錄
卷之七
三十三
店立邑倉將修廟而廟適火侯曰此更新之
會也乃徹而新之高廣如式宏麗過昔費出
於官而民不知廟成命邑人朱璉記之璉竊
惟城隍衛民而設者也其神則惠民而立者
也列代崇祀則以其有功於民 國家肇稱
則命以鑒察司民是廟其神者凡以為乎民
也不致力於民而能致敬於神者惑也侯之
盡心民事一芥不私百廢具修節民之費葺
神之宮遠得夫聖人神道設教之旨仰體乎
皇祖重民制祀之心是廟之新神必罔怨罔悞

吾意其風馬雲車而來駐斯宮城民固國而
永妥其靈矣乎古之事神者思其所依思其
所嗜城隍之神所司者惟民則其所依者亦
惟民所主者正直則其所嗜好者亦惟正直
侯於神所依者愛之神所好者得之其所以
克當神心者不但穹窿其棟宇焜煌其丹堊
而已故錫福下民者神之理也昭崇廟貌者
神之象也李侯得其理而因以新其象後人
瞻其象而可以思其理則侯之永庇於淦而
淦之徼靈於神者其與斯廟相為終始也哉

身居雜錄
卷之九
侯尊名樂字彥和別號臨川以戊辰進士高
等筮仕董役則典史李汝秀及老人陳輔李
夫敬等工始於己巳九月訖於庚午三月外
設重門中為正堂前有拜亭後有寢宮繚以
周垣翼以兩廡齋宿有室庖省有所俱所當
記者云
隆慶庚午孟秋邑人朱璉撰

九

新淦縣學新建尊經閣記

學校建尊經閣制也學校遍天下而尊經閣

不槩見非制也忘本始者弗修急簿書者緩
修畏勞費者忌修而泮藻不澤俎豆不飾又
未聞以課吏焉故為治急體要不隨時變化
之士或罕觀之噫勢也亦意也新淦學舊無
尊經閣隆慶二年郡理唐公舜欽視邑卜明
倫堂後創建之然棟宇僅立弗葺弗備再歲
不治當尋圯三年夏烏程李公領令至茹潔
懷芳節用愛人睹前政闕緒亟圖修之結重
屋列門窓二進計十間周繚石垣翼翼殖殖
與明制稱工始于五年十二月朔落成于六

年正月望乃蠲日率師生奉

國朝頒布經書秘而藏焉閣之下墮爽洞達便
諸生肄習其中一日因學博姚君翼徵松言
紀諸石拜手颺言曰

皇明列聖稽古右文秩官育材表章六經敷錫
之德意何殷盛也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
聖人之言夫大人莫尊於君父聖言莫大於
六經六經之言皆發揮天命引翼民彛之具
也世師弟子知所以尊天即知所以尊君父
矣知所以尊君父即知所以尊六經矣三代

之學所以明人倫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
友之道具在六經猶日星然多士誦法先生
躬行君子俾孝子忠臣真儒善治相待而成
所為賢有司敬君愛士之報豈渺小哉按郡
志載淦文獻世有哲人昭代在實錄者張太
史之出處以道練中丞之忠節不群胡司成
之文行振世陳司寇之耿介絕俗諸餘嗣興
之士咸彬彬焉有其文質蓋紫淦金川毓為
仁賢其陶鎔淬礪積漸章徹非偶然也詩曰
執柯伐柯其則不遠淦之士惟視其武熟趨

之耳矣侯為政廉不刻物仁不惠奸守官不
殉俗造士不先華雖更僕未易指陳松也得
夙通於紹介故睹記特詳如此且將告世之
學與仕者曰士君子欲為堯舜之佐周孔之
徒也察於三畏之旨斯可以語尊經矣侯名
樂字彥和臨川別號隆慶二年進士敦五倫
修三畏在任飭舊鼎新無限茲舉其一焉蓋
大且重者

隆慶壬申仲春新喻劉松汝貞拜譔

十

新淦縣重建便民倉碑記

天下事多敝於因循而成於明決世之言政
者孰不曰居成者易創始者難事可以仍舊
貫焉吾焉用改作為也嗟乎天下事將任其
頽敝而不為之所耶此庸俗之見非所以論
豪傑也夫國之設官以裕民也官之子民以
體國也事有弗便於民而仰爵國計吾一任
其頽敝而不為之所國與民將焉攸賴哉我
國朝財賦取給東南江之西當三分之一淦為
兗糧者約三萬有奇舊有倉曰便民者在南

門之外以貯一歲之入而發運於江蓋其事甚便歲久圯壞當事者憚於興作每歲入則貯於舟歛發非時稽察靡悉於是已有所歲已之弊國課稍虧民大稱不便久未有所歲已已浙臨川李侯來蒞茲土既悉其弊則慨然曰茲有司事也顧舊基已圯且在門之外尤有未便視城中有基舊為藩司分署上官駐節不常司可無設請于當道以建新倉又慮工費無從乃捐在庫四差諸色暨歲派餘銀共計叁佰有奇鳩工計日不擾於民不愆於

素經始于隆慶四年九月落成于十二月計為屋伍拾肆間而顏其廳曰體國裕民凡歲之入時而貯時而發奸無所容歲課無損民始大稱便走書屬震記之震憶昔在膠庠讀書湄湘之上當歲運時見舸船鱗次洲渚擔者負汗屬道舟人喧集有若漁獵所謂舊倉者鞠于藜藿則嘆其時未有以處之者茲二十年矣邑非賢侯顧見有異同或猶未盡燭其弊間有欲任其事又或憚於上議不愜工費靡措則委而去之如傳舍取給一昔昔足

矣何則意見之未明而行之未決也侯治邑
僅二歲其他德政班班無論即此舉罔疑罔
滯積數十年所難者而一旦行之若無事然
此其才識若懸鑑以照毫髮無隱若神劍以
運千里不留上以體國垂經久之圖下以裕
民貽子惠之愛其視隨時遷就累歲月以博
華顯者可同日語哉今

國家軫念元元財賦為急侯且不日內召俾在
廊廟經理天下庶務了然一心運而行之無
不如意所向其禪於國與民益宏且深茲可

預卜矣夫破拘攣之見而成不世之業者豪
傑事也享無窮之利而頌之不敢諠者邑士
民分也震茲弗敢諉是用告于後之人其尚
念茲舉也時爾貢賦毋或後先慎爾出納毋
或耗損其有弊也循而葺之無廢墜也以仰
稱侯體國裕民至意斯舉也尚永永有賴哉
隆慶壬申二月刑部廣西司郎中邑人朱孟
震撰

新淦縣新修養濟院記

嘗疑周禮憂民布德雖醫疖除舛煩恩之事靡不曲至而獨恤養孤老經不專見然觀文王治岐先四窮故可見古之聖人不忍於其民之不獲也惻怛懇悃惴惴予辜或不暇任人如此我朝法古為政損益之天下郡州縣治令各設養濟院籍民之孤老殘疾者宅之寧宇時其衣糧生有養終有藏流惠九有無窮已時誠

皇仁令典也郡縣百執事固多奉

主上德意間有高視闊步之夫旁睨不省大吏

過者或問而不察此所以王澤壅闕而實膏鮮流也新淦養濟院舊在大南門外二里許歲久屋頽令尹浙西臨川李公覽之感然掄材鳩工昂構之凡四十間繚以周垣固密倍昔一力一金不妄勒罰作始于隆慶五年十月訖工于六年正月成之日孤老扶携蒲伏懽沸如雷一日介書入喻道故且曰懼日月久莫志也請記諸石松乃喟然嘆曰古聖人之愛民也非臆其腹欲焉始與之也亦非臆其腹惡焉始除之也即天地生物之心求其

所以生之者以左右民而已仁人君子得百里而君之其於鰥寡孤獨顛連無告之民使之饑食而寒衣朝暄而暮息脫天札沴癘之蓄者亦不過因天地生物之心以補造化之所窮以釋聖人之所病如斯而已於乎此李侯置院之工侯之心必然而不可已者也語曰一根百葉一實萬食言種善則生施德則勝也此室未作時侯嘗憂四窮月糧不繼也曲慮博計置官店於要歲取任金接濟給之關白當道著為定式語詳文移碑中繇此言

之此室不作四窮蚤德侯矧此室又作完密哉他日財成天地潤澤生靈即此方寸有餘地矣侯在淦潔已信心無毫髮干鬻緣飾之私法所欲鋤擊豪無避巨奸無暱近法所欲循拊衆所棄必治衆所忽必理大要嗜古修出流俗類此松羅溪野人也聞隣國之政欲執簡而書之久矣斯役也謬辱之故不敢以不腆辭侯名樂字彥和湖州烏程人隆慶二年進士董役者老人陳輔其志與才皆能善事侯心也得附書謹記

興聞雜錄 卷之七 十一
隆慶六年季春吉旦新喻劉松汝貞拜讓

十二

散筵 有仕歸田鞅鞅識者曉曰仕宦猶赴飲也有酒數行主人意不在客醉而即止者有午飲至晡醅醺而言歸者有秉燭盡漏酌酌大醉而後已者總之無不散之筵也然酒數行者賓主尚醒成禮而去至若酌酌者恐為酒所使或有詈毆而散者矣不如蚤辭之為愈也 剛折 老子之門人仕而請于老子老子曰若剛則取禍不可焉門人曰君子

以剛為貴敢請所以老子曰夫齒剛而先缺舌柔而存木之生也其條柔軟而枯槁也枝則硬直故剛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也 尚嚴 馬之日就鞭羈者稍加之策則見影而馳歷崎徑如越康莊矣其不習者脫卒然加之彼必驚奔肆出則有泛駕而佚爾故御民者不可一時弛法子產曰其次莫如猛知言哉 不祥 子墨子見齊王曰今有刀於此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王曰利多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王曰利刀

則利矣孰將受其不祥王曰刀受其利試者
受其不祥曰然則戰孰受其不祥王思久之
曰我受其不祥遂止伐魯 防邪 郁離子
曰姦人之於人國家也一且不堪也而况慕
效之相承乎腐肉之致蠅蠅非特盡其肉而已
矣蠅生蛆而蛆復為蠅蠅蛆相生而不窮夫
何以當之是故君子之修慝辨惑如良醫之
治疾也鍼其膏肓絕其根源然後邪淫不生
救急 梁武帝城且圍亟矣尤聚講老子
臣有諫曰今有人焉邊豆靜嘉肴核維旅方

執爵獻酬雍容于堂序之上而火起寢室則
將以為勾容乎抑滅火乎必以為且滅火也
君當是時何暇治老子為 浪傳 宋人曰
令一人汲水于里許已而家掘井自喜而語
人曰吾掘井似得一人里間遞相傳謂真井
中得一人也而聞之宋君君召而問之宋人
告以故君曰嗟夫傳言之誤若此宋人曰君
門寥遠指賢為不肖指不肖為賢皆類此也
宋君曰然 殘異 子車子之殺其色粹而
黑一產而三豚焉二則粹而黑一則駁而白

惡其弗類啗而殺之決裂其腎腸而後止其類於已者字之眴眴惟恐傷也淡玄子曰世貴同脫勿同即父子相噬若仇敵矣矧交手可畏也古輕敵陳王涉以秦亂也有輕敵意博士曰臣梁人有陽由者其力扛鼎骨騰肉飛手搏蹶歟國人懼之一日嗔其妻左手建杖右手制頭而笞其背妻恚而撮其陰由竟仆地夫以勇夫而劣於女子手者輕於無備也厚望子華子曰齊之樵瘁甚矣功曾不一二古之人而求治過之則何以哉窮

鄉下里其為叢祠也不過於卮酒鬻肉之操而已其所以請福者曰金玉滿堂大小康寧軒轅足諸市利所挾持小所祝望者厚神其吐之矣獨醒士人有繫繫獨行而被黜盖甚不平也識者曰以子之行黜也固宜夫群飲而醉囂一人避席去之衆必奮臂而呼牽其裾惟恐後相與投轄巨觥而爭飲之令酩酊而後已何則懼其獨醒也掩瑕夫素絲之微類也染以為玄黃黼黻則可以薦於朝廟白璧之微瑕也鏤以為瑚璉敦彛則

可以享於神明大厦之腐棟以之削而為椽
則不知其朽高崗之枯竹以之織而為籠則
不知其枯淡玄子曰世有卓犖之才以小過
而棄者悲夫 終迷 昔燕市有善酒者沉
酒終日夜已而病入肺臟去死無幾所親規
之曰病亟矣無已為糟邱之鬼乎其人大悟
始斷杯酌見酒輒推而去之曰毋溷迺公為
也未幾而唇脛焦枯鬱鬱無以遣乃自解曰
試小嘗之無傷也已而大爵如故遂不可藥
而死 極反 挫鋒子曰物極至則反火之

將燼也其焰必冲水之將竭也其流必駛木
之將敗也其實必繁鐘之將毀也其聲必震
故體將僵者先亟奔佚心將迷者先察錙銖
豚餌 語云貪夫死利哉衛人釣而得鰥
其大盈車子思子曰子何以得之曰吾始下
釣垂一魴之餌鰥遇而勿視也更以豚之半
肩則吞之矣故高爵重祿皆豚肩也世之不
為鰥者希矣 執迷 邾子以惡諫而亡奔
於道謂御曰吾以賢為人所攻御曰臣里鄙
人跨驢之市觀姜謂產於樹市者云土所產

鄙人弗信曰如若言當吾以驢予若否則若
所售姜予我質之行道之人謂土所產也市
者携驢而去鄙人張目曰即失驢然姜終樹
產邾子大慚逢知田翁得寶玉於田所
以示隣父隣父給為恠石歸置廡下是夜光
照一室田翁家大怖以為真恠而速棄於野
隣父無何盜之獻魏王立賜千金食上大夫
祿為常夫寶一也勿知者棄之為恠物知者
竊以受上賞然則賢才亦顧知與不知者爾
晉修備其晉伐虞虞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

據我無虞也宮之竒曰吳鄉人患蚊入市貨
藥驅之有道士黃冠者曰若持吾符歸而懸
之蚊即息踰於藥鄉人喜而聽之蚊如故也
謂道士謬已也往而執之道士與俱而察焉
曰否否吾之符懸在帷帳即驗子懸諸壁若
之何止今備不修而聽於神吾恐虞不祀矣
性習 虎豹之生文章未成而有食牛之
氣鴻鵠之生毛羽未傳而有翔霄之志性也
獼猴之舞應節鸚鵡之語若人齊女工於刺
繡襄女工於織錦習也 甘穢 昔蜚廉氏

有二馬一者朱躡白毳龍髻鳳臆驟馳如無
終日不釋鞍竟以熱死一者重脰昂尾駝頸
貉膝踈齧善蹶奔而散諸野終年肥遁是以
鳳凰不憎山棲蛟龍不羞泥蟠君子不苟潔
以罹患聖人不避穢而養生 妄藥 夫無
病之人少有不和當靜攝自愈不可妄投以
藥石稍寒而投以熱則火熾熱而投以寒
則水洩水火相搏則元氣日起遂成沉疾而
難於救藥治國家亦猶是也弊不極不可以
輕變 反神 老子曰聰明即用必反之神

謂之大道故人之死也藏骸於野委其形于
外也其祭也祀之于室存其神于中也知死
可以知生矣 易濁 老子曰盆水若清之
經日乃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即不能見方
圓也人之精神難清而易濁猶盆水也故曰
勿撓勿撓萬物將自清勿駭勿驚萬物將自
澄 大匠 楚王為臺材已具矣召群匠之
良者而計之群匠咸環待於陛礪斲鋸持尺
繩視其材而將斧也一匠獨無所持竊俯仰
周視默然若有所思恍然似有所度衆皆目

而笑之楚王曰此大匠也卒用之而臺成混
沌子曰古之大臣不動聲色而奠我王家者
其此之流與藉以上俱述贅劄廬州太守所
著原不書姓名王高臺林曰具矣召藉曰之
一圖以入之諸時雖前而易國雖益不也楚曰
豈日之具高朝國之不圖一詩曰不惟
何以味主矣 易曰 夫子曰益水器
水也其祭也 之子望其師不中
見聞雜紀卷之七

續見聞雜紀卷之八

吳興 李樂彥和述著
朱國禎文寧校正

里中陳桂月先生觀司教亳州與寅友某別
數年某轉嘉禾學諭桂月先生子文奎年十
餘歲家貧不能延師往某衙讀書其內人有
二子視陳子猶子朝為櫛髮夕為整衾凡食
飲衣鞋悉與二子無異焉僚友誼敦可為古
今絕倡而桂月先生遣少子遠遊非脫灑曠
達何以有此

夏六月按院臨湖余訪茅鹿門翁翁舍其寓
舟居也問故曰被歸安將房屋固封以待他
郡邑官至余問縣有帖子來不曰無帖畧無
忿愠不平之氣時范司成同往余曰兄若以
身處之不知怒到恁田地司成曰余信不如
也又一日董宗伯宴茅翁及余座客某衆中
呼茅翁譏其好利而不自揣度則好利之尤
者也翁付之一笑不答故余常服茅翁器度
迥不可及其享上壽宜也

三

予為童子入鄉塾蒙師訓其弟子徃徃多讀
小學孝經迨予四十以後讀者鮮矣至晚歲

又見有袁黃四書

黃進士嘉善人
官兵部主事

全不用朱

夫子註又見塗抹四書凡圈外註全塗抹其
正註學庸十塗一二論孟十塗四五嗟乎若
當

二祖朝此等人服上刑奚疑所以然者末世人
不善教子急于進取故妄為簡省而不顧竟
不知其有一字不容增損者在也

四
余戊辰舉進士謁古和雷先生先生時為少
傅工書矣訓予輩曰吾壬辰中進士時每同
年四三人共一寓所一室置二床相對而寢
出入騎馬間騎騾今若輩一人一寓所必獨
力僱騎與廩仕不異吾甚駭之不知有何俸
祿侈用到此

五
里中唐少華虞魯官中翰家亦中產亦不至
甚乏童僕一日余過訪之留酌呼其子國柱

可去請鄭阿叔來靜沂公也柱應之無難色俄而
靜沂至予竊羨其為賢子弟云

六

吾鄉邇遠人家子孫貴顯其祖父未有不始
於篤朴儉約者董潯陽先生之祖不識湖州
府偶及見問這大墻門是何人家父封翰林
編修字良儀平生款客未嘗設饅頭一日施
西亭憲副訪之亦止設捲蒸座客笑曰董良
儀饅頭一生喫他不成矣他如沈果齋翁鑑
夏雲泉公儒及予先贈君不相約而從儉如

身臨雜錄 卷八
有品節限制然蓋儉則殺生少用度節為天道所默祐故子孫並發云

分宜柄國子世蕃熾惡延吾潯上紀明齋濂訓其子館賓二三載而紀亦未嘗不通賓客却以禮義自閑嚴氏敗分毫無累無議可謂士之善守其身者乎

八
予侄妻黨某生好親近父母官所至父母官必愛之試必首案高等自以為勝算也予語

之曰秀才只不可得罪於提調爾若親愛相厚非宜彼不以為然無何蔑視法紀自投憲網併秀才亦不可保且有太費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之罟獲陷穽而莫之知辟其生之謂乎

京九 主其各會 大陣之今日對之未見
郡邑正官分巡分守皆得據所見施行移風易俗賴之若曰地方積習如此不必更張便是無志向的人杭州三天竺及西湖諸寺院春二三月任婦女燒香遨遊寄宿僧舍莫之

身居案帙
禁戢萬曆癸卯春按察僉憲何公湛之已丑進士南京留守籍無錫人特加嚴禁婦女行及關聞風而止孰謂世道非賢人君子所可挽回者

京官主考各省先朝行之今日復之未見不可若止為士子作弊而設此差則莫若倣江西巡按邵君陞內外簾皆用硃卷足矣且京差所費不貲揭榜之後多招物議累害門生不如仍舊巡按專掌之為便也有一山人曾讀書者余方在禮垣時謂余曰會場事

余有一妙策公可上一疏問何如曰大主考兩公不必言其同考諸公請如吏部陞官事例每位各擬陪一員以憑

聖裁庶可以防奸止囂余曰汝山人說得我若說了便做箇癡給事中貽笑士大夫矣

十一

上饒楊止庵時喬久矣在告一旦赴南太僕丞任道經吾里綸巾布袍步訪李子於東臯之上李子隨後訪之處一客航中有同行二人非儒生蓋商流也時餽余止茶二包敦

朴簡淡之風市人初不知其貴顯也賢矣哉

十二

趙康靖公槩與歐陽文忠同修起居注文忠意輕之他日文忠被誣康靖上書曰修以文學為近臣不可以閨房曖昧之事轉加污讒臣與修踪跡素疎修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公之厚德視睚眦之讐必報者奚營天淵

十三

不佞令淦臨江府學歲貢生坊牌銀五十兩出辦于淦不佞當拆封時如數兌下固封一

口下府置之篋中方抵寓貢生來謁出而予之人有言此舉省貢生浮費可四五金為民父母皆能推廣此心民豈有不被其澤者

十四

二十餘年來士子作文變恠不必言矣凡公府告示余一日偶出城得見之詞古意深倉卒不能句解若令細民仰讀何以洞見官長心胸余不知其何意

十五

萬曆二十年間江右王給事如堅朱光祿丞

維京二公以諫

上立儲為民歸相會於浙之西湖余先具飯款
之用豕肉石首二味二公堅辭豕肉止用魚
下飯其憐余之貧不應至此景象亦清奇矣
哉

十六

友人施太學象常言地方凡聚眾至百十人
以上不論事之鉅細皆不當隨眾混入其言
極為有見萬曆三十年冬北直長垣縣地方
作義勇武安王會人眾不知其教想乘騎雜

沓至傷人百口以外可鑒我事聞邑令時以
公出僅議罰俸而官無恙三十一年吾浙金
華地方作神戲閉門拒客俄而火發死者凡
八十二人六人踰牆獲免

十七

分宜嚴氏之藉沒也吾鄉錢公貢鍾公繼元
皆以撫按之委與監督焉入其邑鄉黨親友

咸曰

朝廷處之太過若不以為罪當者何也分宜止
流毒縉紳而害不加於近地也如掌家永年

素見親幸然見士大夫雖卑職亦必叩首不敢長揖何等有禮不知相君家僕皆然乎否間有不賢者放利而行播害必自近始鄉黨親友十有四五切齒之而難作之時欲求人

十八

吳江令張公明道嘉靖十年前人物愛民若子守官如水時有督糧僉憲臨邑頗多需索公吐詞太峻促渠去僉憲罵公公亦不讓至欲辭官去上官堅留之鄉宦某完錢糧每遲

公在席間縛其掌家者至具完始得釋中貴私人擇邑中諸富家誣以他事欲恣厚索上官俱不能制公痛責數人囚之戒以後次復來必笞至死其人哀懇縱之去果不復來迄今七十餘年人譚及者無不思慕痛快立有專祠祀之

十九

徐鳳竹先生菽常熟人巡撫江西余為淦令每入見必問民疾苦而於徵收事尤惓惓焉先生令門子持一小手摺余有陳說即時手

書余還邑不多日而先生文移已行各郡邑矣初見命坐整椅余不諳整先生座在下先生曰我座在上命茶余只作揖而飲不行跪他日同諸同官飲茶俱先行跪先生皆不余較也其開誠廓度如此

二十翁平入朝又嘗不與某公同立余為舉人時見烏程令蔣公問地方有賊否余荅曰甚多現有慣賊某在縣獄蔣問何以不餓死予為具述所以得供送狀別去不四五日蔣命獄禁絕其食而死焉迨予為給事

及歸田相見邑大夫則問民間事者絕少矣夫不佞不改其素亦未嘗以私惡陷人地方賊人惡人或相對面講或移書相告邑大夫又若見信予者絕未有見之施行而衙門吏胥則其言反易入而深信何也時移物換當官者另自一機局使然也

二十一

六科初選命下後科中即有儀註一帙送來內開拜部院大臣在宅則拜不在宅投帖即上馬不得守候良久予性拙恪守之一日訪

太宰則見諸同寅列坐而候又一日途遇
尚書路直無可迴避只下眼罩勒馬聞尚書
不悅他人處此必造門謝過余不然此余所
以僉憲而出也况科場一疏甚忤大老雖欲
不僉不可得已

安分身無辱知幾心自閒夫知幾心自閒這
工夫不易造詣安分二字人或可勉強學得
人誠不安其分其間便有萬千受累里中一
市人自看得能事不肯讓人一日恃強罵了

巡司官巡司官只得忍他去不久又罵一典
史被典史打一場畢竟喪其身命此非不安
分之顯禍歟

二十三

孟嘗君薛公食客常三千餘人狗盜鷄鳴二
人其效勞報德頗是難得更難得一箇馮驩
每事獻忠逆耳不諛順薛公若無驩時
結果也不見好可惜今日士宦家也稱有門
客來不過逢主人之意成主人之惡而已學
得馮驩十分之一也少

卷二十四

杜靜臺先生偉當每月朔望日必以潔淨帟
書

至聖先師孔子之位八字正衣冠面北行四拜
禮仍侍坐移時方做工課弟子問故先生曰
可以為收放心一助

二十五

延平大忠祠為文文山先生建也其碑文內
云先生當宋末造不絕聲妓之奉說者以為
先生憂國念切知己者慮一時忿激而沒故

設此以解之非也先生家有聲妓乃在國家
無事之秋迨至國步多艱先生以一身肩承
一腔憂國之心身家且不計舊時聲樂悉屏
去不御事具本傳何必曲為之說

二十六

歸安陸貞居隅令江右大庾庾人府吏有寵
於太府其父曾充隸前令竟延作鄉飲介賓
公至召隸且命穿鄉飲巾服來至剥其中服
入庫箬二十遣之此時太守尚在郡也自是
郡邑鄉飲嚴肅不敢濫赴公後改令高淳以

高淳食無魚挂冠歸

二十七

元世祖也算得不仁不智的人君矣我文文山先生這條性命儘可饒得况先生即不見殺亦必自尋死路決不肯偷生在世豈非兩得其道所謂大元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乃竟殺之是不仁不智也

二十八

士大夫當斷不斷最是誤事之大者余在告同年史君朝鉉來守湖當酷暑病瘡可憾諸

同寅拘故事開宴款之而史不固辭余訪之睹其顏色病甚且曰小弟明日上省余危言止之不聽省回不旬日而故矣僉聞時同年蔣君知建寧能舉其職第尊人止生渠一子家人來報病欲辭官去諸當道不允商之余余曰當道止有為地方留賢未有促兄行者須兄自斷爾卒弗斷事亟遄歸尊人故弗及視含殮也初在淦同年李君理刑吉安亦苦病猶承上司委出查盤遇之於道力勸勿行不聽不一月而故夫三君之所遭不能逃命

身聞新結
雖斷亦故不斷亦故然君子見幾明決即死也討此從容處置而忠言不見信柰之何

二十九

張江陵初政不無操切之意然却有一段可觀南科給事余懋學極論其操切之害為民去耿楚侗先生時在閩對余輩曰何嘗是操切自我看來還是操而不切肯哉言也張江陵丈量田地之議不可說他不是他意思儘是向好只有司奉行的大約不善區處所以害了許多百姓他只說清查浮糧假如吾

桐一縣原額應辦糧幾萬幾千某都某圖糧不虧額不必量今一槩丈來丈去徒費精神而豪奸巨室大肆欺隱代書算做了一場大賣買何可盡歸咎江陵得

三十

項少叅

篤壽嘉興人

官南考功柄京考人稱不私

又官北職方能守法不阿第不詭合於江陵僅轉東廣少叅出公家事頗鉅少與予師沈梧山先生幾先同筆硯先生寒素士也公有女嫁先生子為媳竟忘其貧超邁時俗之見

迴不可及

三十一

嘉湖間時俗淺見凡祖父客死其柩皆不入室何以故子孫云冷屍入後人不利也然則子孫為利而逐其祖父祖父為不利而不得入其所創之居可哀可笑甚矣吾邑錢正郎槐江卒京邸其子夢得夢傳迎柩入屋兩家自槐江故後寢昌寢隆絕無一毫不利豈不足訂千古四方之迷哉余謂二子此舉違俗從禮便是家道興隆之象

三十二

沈亞卿少吳嘉靖六七年間為諸生當時提調官與諸生體統尚懸絕後官亞卿回聞提調官上任諸生有通賀儀者不勝驚駭予曰何止於此諸生具花幣賀太府余嘗目擊之矣至萬曆二十年後提調官呼諸生相契厚者之號諸生安然受之而忘其為非此惟桐邑為然恐他邑或不如是

三十三

余館潯中及見錢姓號石崖者家可二三千

金爾顧畫船歌童演戲出入聲聞邑侯至簽
極繁解戶不三十年子孫產業蕩盡至賃房
棲故居水濱足為侈靡不安分之鑒

三十四

司空劉清惠公麟僦居長興富室黃氏欲聘
其孫女為媳公不許公之子竟許焉女既歸
黃黃氏舅姑以其為司空孫也百凡順所欲
崇奉太過司空故而漸衰媳已不堪矣厥舅
督其子讀書太亟聞詈媳於閨闈之外媳亦
不遜未知的否若謂舅有新臺意斷斷無之

也自是劉與黃構訟黃遂以通姦家人事誣
媳狀屬歸安李令公令托友人周君密訪周
受黃賄以有姦報令令信之訊間按劉氏指
劉氏不勝忿忿奔赴巡道訴不納乃出袖中
刃自觸其咽喉而死劉小姐死節世遂傳名
舅竟謫戍事在乙丑之明年范司成未第時
好遊曾過長興訪黃之侄不甚加意乃黃氏
則隆禮事焉心感之乙丑值高第其冬奉差
還黃不無殷勤之禮黃方繫獄求司成一言
保外度歲得從所請若其初事在李則司成

身圖新錄 卷之五
毫末不與聞也朝野不察司成卒受汚讒非天
下古今之大冤乎近復有四明屠君隆上陳
太府啟至謂黃氏子從亂命不勝悖謬之甚
嗟乎士大夫處交游辭受詞命之際信不可
不加慎矣李公名松壬戌進士北直隸大城
縣人

三十五

余嘗自恨氣質粗劣語及時事輒多忿激不
平一日謁文貞徐公階公曰吾松往時巡按
臨府則四府節推偕至本府太府作主款之

而僚友陪席其四節推亦未嘗答席也乃今
太府而下各伸款四節推又各伸答凡為盛
筵者十以一倍十所費不貲每送下程用燕
窩菜二斤一盤郡中此菜甚少至賂節推門
子市出而成禮焉語間擊卓盛怒恨欲復其
故不能也文貞公道學溫粹論事猶然則予
之憤激不平不足為恠矣 吾浙方公廉新
昌人知松江鄉士大夫招飲公曰公等只用
水菓酒肴不過五六盤方敢赴多則不赴一
時士夫相信俗為丕變蓋公素有以信於人

致然也

三十六

趙監廟素有羸疾或教之曰服鹿血則愈趙買鹿三四頭日縛一枚以尖鐵管插入其肉間少刻血凝滿管乃止鹿日受此苦血盡而死趙果膚革充盈健飲啖晚得病遍體生異瘡陷肉成竅痒無以喻必以竹管立瘡中注沸湯灌之痒方息終日不暫寧兩月而卒

三十七

余聞之長老有云嘉靖初年分巡官臨桐邑邑令為蔣某由甲科分巡在司而皂林河下又有一上司經過蔣迎之分巡開門令不候已而大怒命皂加責令曰知縣處兩難之地非敢慢老大人倔彊而罷時府節推南君在邑亦出皂林相迎分巡怒曰知縣掌印官不得不出汝何故也出命皂責竟篋五板南不久擢南道御史去分巡因此告回嗟乎嘉靖初年去今未遠也分巡得以朴縣令節推而下官不敢違逆其時綱紀士風振肅槩可見矣今日下官即有罪求上官震怒者亦不可

得况行責哉或曰鄒彥吉錫人無知黃州府
曾欲筮黃岡令以諸府佐下禮求解而罷然
則鄒當乎曰不知鄒發怒時中節與否未敢
以為當也 楊公承芳繼宗知嘉興屢臨各
邑邑令舛錯朴責以為常此亦長老傳聞之
言然此天順間事也

非三十八

吾里侍御錢君夢得自京還由嘉興太守王
公貽德廣西人過訪止用下程儀一兩此外毫無
洵加之禮使一涉世情人處之恐非一二十

金不可王公蓋近日郡守之特立者 亞卿
少吳沈公應龍被論回籍寓居湖城烏程令
張公冕福建人止用下程一副及菓盒酒相
拜絕無花幣盛儀後亦不聞其開宴盛款此
嘉靖乙卯間事

三十九

楚侗耿公撫閩出巡興泉二府余同二司諸
丈送之門外止用行李二擡雖非奇節亦見
簡約之風

四十

里中陳靜學先生序中永樂庚子科鄉試不
佞及見試錄察使一人居首監臨由監生巡
按御史次之布政司又次之蓋時尚執法故
臬司尊重如此取士一百餘名每一行書二
名其儉朴貴楮細書成文之風可想也

四十一

里中張公正以貢為蘄水令沐公觀以明經
止官廣文張囊橐頗充田宅富陳終身清
約頽然一小樓而已垂四十年張之子絕嗣
且無卓錫土而陳氏書香不絕隱隱家業漸

起天道福善禍淫誠然哉

四十二

士大夫名節雖貪污無耻苟不至斃人杖下
也壞得有數惟是足恭曲謹降志辱身阿附
顯達以求好官如宋趙師畢林間犬吠之徒
敗壞不知到恁田地

四十三

寒山拾得即普賢文殊菩薩其詩句時有忿
世罵人者想亦只是要人學好心腸不是修
行工夫未到猶露圭角

天下士音皆真唯蘇松不真何也少年各尚
纖巧而自立其說也天下哭死皆真唯嘉湖
二三百里失真何也牽扯生人事多而哀痛
絕少也可恠可笑此

四十五 致官收宋賦朝畢林間火火之勢
古今甘貧之士儘多狀元及第如羅一峯先
生倫至瓶粟常空對客坐談心能不動其天
質學力恐不在顏子之下薦三大臣劾三大
臣氣魄亦自浩然先生生長江右貧瘠之地

地位既高而鄉黨親友亦少以財貨蠱惑之
者故益以成其高若吾東南地方則風氣元
帶此富貴態來况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者
甚少所以全靠自家站立得定方成賢士大
夫

四十六 蘇松不真何也少年各尚
鄉飲酒禮說 唐虞夏商之世養國老於上
庠養庶老於下庠夫老一也而國老庶老異
其名養老一也而土庠下庠殊其所其文備
其義深矣我

朝稽古定制郡邑歲舉鄉飲者再義兼夫尚
齒尚德而僕賓介主之位列焉不知何年何
人作始郡邑僕位大都以丞處之席各歌斜
不正不佞筮新淦凡六主鄉飲則嘗六仍其
陋然而心竊疑媿弗自安也頃從司馬敬庵
許公孚遠商之公曰

高皇帝神聖主也何事不講求精密顧令鄉飲
大禮紊亂無章至此耶斷斷乎其不然也遠
慨習而不察著有鄉飲會通一編當奉尊覽
編未及懇適閱中丞張虎東氏鹵所校刊

皇明制書

即大明會典

弘網細目無所不備而鄉飲

酒禮之文具矣首律儀次酒義若日月之有
定位四時之有定序昭然秩然不容以私意
僭差也監於成憲中丞以之立言破俗司馬
有焉均於世教有補余因鋟梓呈之郡邑大
夫尚冀一洗陋習以佐昭代文明之盛治
乎此雖不佞之上願而不佞亦何敢必也
萬曆壬寅冬十月呈湖州太守及桐鄉縣令
皆改正

身居案系
卷八
五十六
內外官考滿照例得蒙

聖恩封贈臣子之至榮也贈者行焚黃禮考會典並無本縣正官至鄉官墳上朝服主典焚黃儀注近年唯嘉興郡縣有之不知何據想初時曾有鉅卿家行此郡邑承奉偶一爲之今遂習以為當然耶嘉興郡伯趙公瀛丙午試儒士已而又試童生余皆在試中鄉大夫士未聞有開揭子弟姓名求進者况受他人囑以求利乎鄭端簡公極口贊嘆趙公詳見年譜

四十八

嘉靖壬戌會試余同年祁君鯨北上途遇同

年二陳公

俱明人

謂祁曰春中主考定是吾鄉

元峰袁先生論語題定是事君能致其身年兄須先著意務要做得好吾鄉錢鍾二公同

舟同作同中榜二陳亦同榜祁竟下第隆慶

戊辰二月初余訪章文穆峰

禮會稽人

問題章曰

論語題難料中庸坐定舜其大知也與快去
做余竟受其益章同榜中式三公者開心見
誠不少隱諱登科一念視人猶已其賢於人

遠矣。劉勳登林一舍，賤人，辭曰：其質亦人，四十九。其益章同，蘇中為三公，皆關山。其
 吾邑沈憲副，烝先為濟南太守，以賢能最稱。延吾里中張秀才，王化訓其子，自德州登陸，入省德濟南屬州也。其他縣不知凡幾，張身所經歷州邑，聞太守所延師，俱請見有餽，張謹守禮法，一切謝絕，不相見，不通姓名。其志操可云不凡矣。予喜而書之。
 五十
 余嘗寓京師崇國寺，元旦見兩廊僧來謁。

住持長老下拜，住持端坐而受，不荅禮。余訝之，僧曰：舊規如此。國子祭酒司業奉

高皇帝監規堂官作揖，亦坐受，不知何人改而荅揖焉。馬孟河先生一龍為司業，始復之余受業親覲也。馬先生而前，馬先生而後，難言矣。

余五十一歲，余今來，以余不學，曾及事。余為童子時，見同邑鈕姓子，隨母改適沈姓，長為諸生，繼父以訟事謁郡伯趙公，瀛生隨其後，口口稱父親。趙公曰：某汝讐人也，何以

稱父為此論在六十年前有之今日非惟百
姓不知而官府亦不復道矣

余初仕為淦令家兄輩以余不理會民事欲

請一老主文同行余曰主文在衙馬保其不

生事吾心先為所牽聖這官何以做得暢莫

若只如秀才赴試不知主司論題出處只仰

屋猜作浪做終無大害不意三年在官無大

罪戾叨冒行取以出種近日友人作令確主

文行者十有四五非惟無益而反有害甚至

許訟成大獄可惜不知慎始之道

五十三

人一有急性便會輕喜輕怒輕喜之害小而

稍緩輕怒之害大而且速齊家治國平天下

都著這一字不得唯用兵不然

五十四

儉德之共美德也世人只患不知儉不能儉

今人一儉人便誚讓輕鄙不知何心吾湖素

以儉名自有諸大宦家一變而侈靡無筭中

人家做之甚至立破歷歷可數余當嘉靖庚

戌入泮親友作賀有遵古例用白金五分者

今邈乎不可追矣惜哉

五十五

或五十五

庖鱉鱠鯉雖古人所不廢予守廣信建昌太守王介石來謁飯之席出鱉王君咲談曰此物不當食余問何也曰知府在良鄉庖人曾剖鱉腹中有一戴紗帽官兩皂傍侍知府目睹不但畧似人形而已蓋鱉交都於水面窺見船中官皂遂感而肖其形如此由此推之鱉之為物大約不食為宜夫鱉且然至於宰牛之慘非他物可方况食之屢屢中毒河魚亦然可不戒乎

許五十六

余在閩中時大座師石麓李先生罷相家居且有太老先生之喪同年宦閩者凡五六十人約具候具奠而歐君以書來報分用二十金許余復之曰讀來教嚇倒窮酸弟不能與歐君不悅責余首其議余為大削之各分五六金畢事余同麓先生本房座師也時為祭酒一日以書候之用閩絲二疋延平推官姚子余先生同鄉也知之白余曰據推官愚見老大人此書不如空致為妙二絲殊令發嗔怒爾余不從大約今之仕宦在地方則以地方

之財致情所親所尊余爲分別公私公則用
地方之財私則損俸薪之積雖違衆不顧也

隆慶戊辰三月蒙

上賜恩榮宴於禮部每席粘諸進士姓名於上
余初入而識之及拜諸大臣禮畢走席則諸
席所陳品物一空矣蓋棍徒皆用义口搶去
莫之禁而虛靡

朝廷盛典此必有任其咎者可慨也當入災異
誌

五十八

家有仁義道德則其富不驟其貧不促自然
氣象悠長若無仁義道德則其富也勃焉其
貧也亦忽焉不佞蓋屢有驗之矣下友人內
子赴京奴僕衆盛有力者僱騾僱驢得其所
矣一奴司烹飪非漫遊者乏力竟步走三千
餘里隨行主人不之顧是豈有人心者所為
乎此所謂家無仁義道德其貧忽焉者也

五十九

近地一二百里間主人有喪親友弔之七終

則主人必登門拜謝予却疑之所謝必盡富
貴家若貧賤者足跡恐未必遍及也况此謝
於禮無考無據宋人未見有行之者予以此
意反覆對許敬庵司馬言之敬庵止謝郡邑
治我者及平生師事者他友苦不肯信然謝
郡邑止當拜於大門外投帖即去近日必欲
衣麻入內與有司覲面為親又不可曉

六十

禮有以多為貴者有以少為貴者差之些微
不得吾湖仕宦拜郡伯入延賓館坐候郡伯

驕至二門外下則仕宦出二門外迎之同入
是以賓迎主非主人迎賓之意余固守不出
二門恐於禮為正此余之所以因老廢禮而
不入郡邑也

六十一

福建省城林公

春澤

正德甲戌進士官至知

府子應亮官至侍郎侍郎子如楚乙丑進士
官未艾余僉閩憲林公已一百二歲建有人
瑞坊牌生平嘗食松梅丸老不絕色慾九十
前生女身嫁之又見產甥卒之年一百五歲

天下固自有不衰老者吾鄉饒裕之家晚年
舉子其兄弟族人便指曰抱異姓者將以利
其有乎然却有一等人實抱他人之子不顧
紊亂宗枝甚是無識見不諳事理

新淦黃仁山太守予作令時年八十餘矣府
回便道訪之留酌供茶供饌皆子弟在學者
儒巾藍袍服役未嘗以為耻此吾浙士大夫
家所未易有也

宋學士陶穀曾于太祖前誣詆人行致不得
其死厥後穀雖令終而傳記有言其屍棺為
人所殘毀者豈天道報應錙銖固不爽耶

少年挾妓宿娼固非美事然娼妓業已墮落
吾特不能介守為其所搖惑爾若良婦人女
子一片真心原無瑕玷而用意用計用財以
挑迷之此陰隲最大造物之所不宥灾殃之
所必降者後生可以知戒矣

鄭端簡公曉嘉靖癸未甲科至辛丑凡十九年矣以吏部副郎作會試同考仕不躁急可見世宗朝尚有古意今人若有端簡大學問十九年尚為副郎定然怨天尤人悶悶成疾何以後面有大結果萬曆間陳禹陽為掌科兩進會試作同考只此便見不退避處後面受了虧所以古人重辭讓

六十六

吾鎮二府何公挺必欲將民間義米貯常平

倉作為官米以邀功干名已是差了然猶為義米也乃代之者夏公尚忠惡其瑣屑申分

守道將米價三百餘兩分貯烏程桐鄉庫備荒義米竟改為庫銀不知卒然歲凶分銀分米孰便孰不便孰賤孰貴天下大可笑之事今亦不知其銀存否下有此申詳上有此批允世道蒼生將焉攸賴

六十七

里中馬姓者幼兒四五歲兩手用銀錫飾之其族人貧無賴者哄之荒野間殺而奪焉賊

不及到官自盡君子曰是亦為父母者與有罪焉

六十八

不佞在滄三年以地方事用地方財不知凡幾何自初任以至考滿自己身上事止庚午秋七月布政司差史請入以庶賞吏銀五錢考滿一紋弗費也由省回縣亦不見士大夫下顧稱賀逮不佞歸田諸令君考滿差人赴京皆云費五百金得之烏程袁公面語亦然若繁文縹繆教官諸生上舍俱迎至北新關塘

棲則唯吾桐邑變恠可恨

七十

倪子良問心之精神是為聖苦於提掇不起柰何先生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思之思之

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精屬水神屬火古謂精無人神無我無人者自析之道專無我者所用之化遂精一有人則易流流則散神一有我則累私私則滯精散乃亂於思神滯乃溺於志其要皆失其心之官也通於先生之旨則養生生生之道備矣

七十一

。正道如刀口上立差過一此便是異端而無所用心者不與焉孟子願學孔子虛明中正

天道本然之實乃是正學楊氏以為我求心墨氏以兼愛求心許行以齊物求心子莫以執中求心告子以強制求心淳于以言語求心孫張以功利求心白圭以省用求心這便各有所著孟子辭而闢之以明心體之大一自小即非正學近世只知斥佛老不知異端不在佛老亦不在世俗凡人乃在學道而有著者或以節操或以文藝或以簡退或以任事或以講論或以和同或以子異其氣魄足以移俗其聲望足以流風其興味足以集事

為正道漸增赤幟而人莫之知要其歸昭的
於小物而不能充其量塾湮於意見而不能
存其主標獵於膚毛而不能入其精所以堯
舜之道孝弟而已無別等伎倆孔子之道忠
恕而已無外面工夫原是平等法門易知易
作駭之以難聞之談故天下無真知矯之以
峻烈之事故天下無實行堯舜孔孟知有吾
父母生吾身從而親之兄弟吾父母所生從
而愛之吾之有是生夫婦以為配君臣以成
治朋友以輔德從而義之別之信之推而百

姓夷狄禽獸草木凡肖形宇宙皆吾一氣從
而仁之愛之根苗既植暢茂油然盡此道於
心之謂忠推此道於心之謂恕若學術不正
便泥於所著只要行自家心願便令此處顛
倒錯亂所厚者薄

七十二

里中一友人邀酌此友兄弟三四人余入門
即語之曰令兄輩不妨同坐主人先實不邀
其兄含糊應曰家兄不在俄而其兄自外至
曰舍弟不請我我聞老先生在故來陪主人

大不快此同胞也又一同宗兄弟余館潯中
時辱其兄相邀有弟不之請弟剛而滑者揚
揚揮扇自外來語意亦類前而狂主人大不
快陪酒不及平生之半竟沉酣不省人事家
人扶進嗟乎爲惜半卓酒饌出醜至此凡今
之人可以飲食細故而不慎哉

七十三

諸進士觀政九卿衙門

祖宗固有深意蓋欲堂長司僚與之朝夕試以
事觀其人之端邪能否或文學政事風節慈

愷所宜何任以時上之天官天官准以爲銓
注也今之觀政者東西兩房分坐終日嬉笑
劇談何嘗試以事來三月二十日間分撥各
衙門至六月二十日取選去并進士面孔不
識認的尚多何可以言知人此先朝今日
得人不得人所以懸殊也

七十四

余讀書古山虛谷楊道人畜一犬咬人道人
縛之齋房卓間日夕諄諄教之曰汝咬人我
必受害今後再如此我當賣汝屠狗家受刀

身居雜錄
卷八
七十一
斧鼎鑊之慘不可如此意懇言切旬日後解
縛狗竟回心不復咬人嗚呼可以人而不從
諫不信諫不改過反此狗之不若乎

七十五

伯夷叔齊餓死首陽古今第一等奇崛人宜
乎嫉惡太甚然却不念舊惡何等寬恕今人
但怨人且不問自己招致如何只管怨去不
解直到死而後已只當痴迷一般可惜可惜

七十六

嘉興太守郭公應奎一日上司副憲駐驛郭

入見副憲公偶閱文書出席相見覺遲郭呼
門子下曰上覆知府無久站之禮竟出憲副
公對少府以下力自白非作意復相見兩公
皆前輩人風味也

七十七

天下大壞極敝不為南夷北虜也不為運道
不通也不為水旱頻仍客問何等人壞之曰
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之所不為者舉世
樂為之又况姑息之仁穿鑿之智錯雜並用

將

祖宗紀綱法度一切倒闡如何教天下不壞得

七十八

林退齋先生

雲同閩人

嘉靖丙戌進士官至

尚書臨終子孫跪膝前請曰大人何以訓兒輩先生曰無他言若等只要學喫虧此三字即五祖忍辱二字有味乎其言之也從古英雄只爲不能喫虧害了多少事

七十九

彭越既就誅敢有收瘞者族高帝之禁令非不嚴矣纒布非不知之也而使齊還乃奏事

越頭下哭而祭之埋之此曠古以來忠臣烈士假令宋室道學諸公值此不知作何區處

八十

巡撫之設洪武前無有也

太祖不欲以重臣合典錢糧兵馬永樂十九年勅尚書侍郎都御史少卿等官十三員各同給事中一員巡行天下是謂巡撫宣德間令巡撫官每歲八月一赴京議事蓋不欲踈遯以懸機重景泰四年統差都御史其意尚在執持風紀有故則入叅廟議而握毒之柄則

有司存自是則曰整飭曰提督曰總制曰鎮守又復以兵部尚書侍郎之職兼都御史百寮群將俯首聽一人之謀似於兼制少疎故復以巡按權殺之然表裡異同病癢或不相關其司鋒鏑者每掣肘不能自盡天順間石亨曹欽請罷巡撫正德間劉瑾取回巡撫皆不為無意

八十一

余少及見蔣恭靖公瑤入郡太守鄭公以下送至大門外公傍站西向太守以下面北同

揖其儀畧如師弟子然此嘉靖庚戌年事固太守之重公亦公之能自重使然也公器度能容一日施璉川公在座里中有無知者呼公名詈及二門將至廳事罵尚不絕口也公命家人曰若醉矣勿較可語若罵四品以上官有罪後勿如此璉川嘆服

八十二

嘉靖甲辰余從沈冶村先生於密印寺弟子凡二十餘人朔望必群集面試次日分等第粘之中堂諸生雖年長在學者必呼名晨揖

先生先生止回半揖先生有母舅朱姓者未
為知禮却於甥舅分甚嚴一日來看先生先
生面北恭拜朱西面傍立稍舉手不答揖也
今也或是之無矣

沈巽洲先生塾子壻錢繼脩士完官南吏部
先生為友人唐子貽之書稱繼脩止曰吾子
不似俗套賢坦某某云

見聞雜紀卷之八

見聞雜紀卷之九

吳興 李樂彥和述著
朱國禎文寧校正

八十四

乙卯同年錢君錫赴會試道病卒於閘河之
蓮兒窩其兄鎮庚子舉人同行遭弟喪殯成
禮訪窩中大姓有戈者求借一室停棺戈不
但諾之無難色也開正門延棺入家人俱為
衣麻及次年而返古道厚德戈殆罕其倫匹
焉

八十五

鄱陽劉姓者初未嘗貴顯也其祖業醫術里人某病用藥調愈之其人貧甚某又濟之金若干弗索償病愈者有山地若干已而欲售夜夢神語之曰此劉家墓地非他人得奪也某又用高價售之葬其父母生子即仕為柳州太守嘉靖戊戌會魁洵予郡二守治都御史應麒皆公之後人也劉遂為鄱陽著姓科第代不乏人

八十六

苦節之士雖賢人君子也學他不得南昌本

守丁公

應璧壬戌進士
山東壽光人

予為令江右目見之

治會省首郡剝繁綽有條理堂上堂下瑩然冰清人猶勉強到得唯公澹薄自持衙內經月進豕肉不過二三度宰生絕不為也此豈人之所易及哉當以豪傑定其品格

八十七

晉人落魄不拘如劉伶酣飲荷插隨後曰死便埋我此於死生甚看得透乃王子猷雪夜訪戴及門而返曰乘興而來興盡則止此雖帶得些脫灑氣味然亦有何高處至千載而

下人猶喜譚士君子喜談此等事便是好奇
作恠之漸非世道之幸也

八十八

沈鏡宇亞卿節甫言嘉靖初年以前巡鹽侍

御按浙鄉士大夫止送侍生帖不用治生此
蓋傳聞之言也雖未當理亦見前輩稱謂不
苟晚近世恤刑監允相與亦有稱治生呼老
公祖者謬矣

八十九

古人重身教所以大學云其所令反其所好
而民不從今日試院先生出示必言舉子文
字如用佛經老莊語者不取據余目見中式
文甚少然何嘗無佛語老莊家言至序文必
言平正通達務黜奇詭然奇詭至不能解讀
者中式甚多故天下文體大壞皆所好所令
自相違悖致之也後生小子看這樣子焉得
心術不壞

九十

許敬庵亞卿孚遠督學關中入境登華山山
有三清殿及陳搏眠像處皆於主峯有妨碍

身聞錄系
即日命縣官毀之其果斷剛決與胡穎經畧
廣東相似余問希夷似可免荅曰希夷祠本
山別有故亦在毀中

九十一

民間風俗淳澆這機括下邊全看着上邊舉
動吾烏程有里人父死已葬年餘乃誣告親
叔打死其父令不察准詞竟挖屍檢之毫無
傷痕也這等人子雖未必當擬極刑然亦輕
恕不得今當場父有剥屍之慘子不蒙笞責
之辱豈懲惡勸孝之道可為湖下一大災異

事

九十二

余性拙闇不能悟佛理讀佛典見釋子亦不
喜今世士大夫相聚大都講些堪輿話又說
些星命學此是有益之事獨是譚禪若以為
必悟禪而後人品始高者余以為總不如講
孔孟之道於身心性情尤平易親切

九十三

董懋德與余相處日久其所不能及處儘
多不親僮僕不罵詈僮僕不鞭撻僮僕不諛

客不慢客大者事繼母最孝於尊公行事必
極力救正力不可為付之慨嘆而已可惜家
奴少馴謹一二事得罪士大夫爾

九十四

荒鎮徼天之倖借重祖臺下車以來恩威並
著盜賊知輯蒼生已安枕矣若蒙謝署長興
台駕久駐何福如之顥望顥望敝鄉春蚕一
事事之最大者柰何十年以來民間好利心
癡本無桑葉多收小蚕意圖葉賤可獲大利
一旦高價則委而棄之河水凡一筐談蚕百

千命十筐蓋不知幾萬命十筐以上不知幾
萬萬命蚕無辜也殺之不祥其傷天地之和
召災致疹有自來矣今穀雨前後正收蚕時
也萬懇祖臺出示豫禁有仍前不量力計桑
臨岐將蚕投水者許諸人首告重治庶地方
相警而太和之氣可回矣其他種種欲言統
俟面竭 右啟尚少府公祖

九十五

吳昂海鹽人弘治間進士任福建方伯能冰
玉其守時適有反獄之變方面被害者多賊

獨廉公不加害歸田值邑令某貪甚一日訪
令邑前坊牌有牧愛二字出門公呼令曰老
父母坊牌上何以書收受二字譴而箴也令
爲色慚嗟乎今之不收受者鮮矣然欲如吳
公之面箴於時非宜於言巽或不可乎

九十六

唐先生常言天下事貴在處分不在激烈吾
鄉嚴尚書震直道逢建文君只吞金自盡
便了却君臣大分何嘗貽累父母妻子宗族
來此所謂善處法也里中唐進士世濟令福

建寧化採礦內臣高彩入其邑先遣人遠迎
復厚禮款遇內臣上下俱悅按刺平交身不
屈而道自尊賢於他邑前亢後卑多矣况寧
化因此獨得免稅所省民膏不貲又有足紀
者乎

九十七

唐先生將終之前一二年治具於木鐘堂邀
門人仕宦者數人為一席聞教樂與焉時有
某宅差家人見先生下跪叩頭先生深揖答
之已而又命自己人仍跪叩頭謝之其敬主

及使如此 先生未嘗口談人過是日不知
緣何談及董公份顧公震 謂董曰官至尚書
至貴矣端陽止應在家同兒孫泛蒲觴柰何
不憚勞親謁郡邑送節謂顧則曰子靜本是
封君可惜做得太早了蓋二公皆先生門人
得以訓誨深冀其聞而改之也 又一日論
及早滂先生曰遍天下皆乖戾之氣烏得兩
暘時若 劉南坦司空清竒高品能令人竦
然起敬然先生不深取之謂其非中庸學問
也弟子問故先生曰長媳入門初見偶有元

寶一錠五十兩 在篋出而予之不二三年娶
次媳值空囊數金弗能也若用五十金時念
及次媳便當節縮預計何厚薄懸絕至此
先生宗侄將為賈苦於無本商之先生先生
曰汝往市中問許多業賈者其資本皆自己
有之抑借諸富人者乎侄還白十有六七借
人者先生曰富人有本只欲生利但苦人失
信負之爾汝未暇求本先須立信信立則我
不求富人而富人當先覓汝矣

唐荆川先生自登高科後聲望大震先後按院屢有餽先生坊牌值者先生悉辭謝不受今仕宦有幾位辭謝上司餽者開口便議先生余師唐先生屢應詔合當補官先生亦有喜色嘗云情愿做箇典史不愿做翰林編修嗟乎其抱不伸其詞可哀矣荆川先生久高卧已而復出人亦議之余謂先生出也是立身行道何可議得其出為巡撫禦倭失策此是可議處唐先生著宋學商求一卷凡宋室以道學鳴者八十一人悉加品題有

韓范不及富歐富以事功勝不及宜也乃歐文忠蘇文忠皆不與先生之微意可推矣二公固以文詞勝者耶

陳搏

种放

高懌

李之才

聶崇義

黃晞

徐復

鄧孝甫

張舉

譙定

張詠

韓琦

范仲淹

胡瑗

孫復

石介

周敦頤

程顥

程頤

張載

邵雍

司馬光

王安石

鄭譙

張九成

陳祥道

李覲

劉安世

呂大鈞 呂希哲 朱光庭 李籲

馬伸 楊時 謝良佐 游酢

呂大臨 張繹 尹焞 孟厚

侯仲良 周行己 蘇昞 劉安節

胡安國 羅從彥 李侗 胡宏

胡憲 劉勉之 劉子翬 劉清之

王蘋 李郁 李衡 朱熹

呂祖謙 張栻 陸九淵 陳亮

魏樑之 蔡元定 黃榦 李燔

李方子 黃灝 張洽 廖德明

趙師淵 杜知仁 陳埴 薛季孟

程迥 陳傅良 葉適 李道傳

楊簡 真德秀 魏子翁 何基

陳淳 真德秀 魏子翁 何基

公九十九

先生之學大則參贊經綸微則閨房瑣屑無

不討究無不體貼其教門人弟子亦然一日

言及濯足曰人有教人濯足者不知父母生

我二隻手作何用蓋教人濯足也是一件肆

志事纔肆志便漸漸流於怠荒故不可不謹

也况富翁公子又有教婦人濯足浣體者乎
杜靜臺先生曰天生我二隻手自家儘好
着力不必全靠家人亦唐先生教之也余令
新淦庚午蒙劉按臺諱思問河南孟縣人召入秋闈先
五日前同官十餘人皆列坐閱諸遺才文卷
公真率老成人也間有門子不在侍時公親
手向閣板上自取文卷蓋按院中之大破俗
調者公差滿首薦余越八年公復巡撫福建
余再為屬官造冊延平相與凡二十日余時
具穀餅入院聚話公出二子拜余囑余日後

青盼且手抱一幼兒呼余曰臨川此我前年
所生公年尚少毋自諉也惜予尚未有以副
其望云

一百

立志是為學種子期王而王期霸而霸試欲
行十里若行十一二里便覺倦十五里便覺
厭二十里便病以其原志不及也所以凡事
必志以行之但中間邪正小大又貴辨志古
人為學一年而離經辨志今人且未說辨的
工夫只求有志者尚不多得志於道德功名

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富貴不足以累其
心其不累者以志各有在耳志於富貴民斯
為下今之志富貴者幾人試觀世上人孰不
欲富貴畢竟求而不得何也情分氣散未嘗
專志於求耳其心熱事纏只一時意興所發
一心鴻鵠隨物有遷朝立夕仆今日立明日
仆今年立明年仆殊非貫始終等夷險合表
裡之道不足以言立安望其濟即如人欲富
專於取利欲貴專於取官有發舒而無翕歛
譬之天行四時無元氣以為之本立志是植

此元氣元氣既植開發收閉自然生出許多
節序豈有歲功不成佛家所謂婆子氣道家
所謂結胎皆能實用此道不謂吾儒輩乃甘
心玩愒歲月猛省猛省。古時氣化厚人不
易偷後世漓薄之甚胎骨裏已帶病痛加之
以積成俗態過眼即移舉心成學古人胎教
少儀小學又蕩然不存而世教不明義外風
熾欲不汨溺蓋難矣所以世間人都不肯挺
然自做人都是喫別人飯穿別人衣說別人
話行別人事客作自主翻覆乾坤間有小圖

身圖系錄 卷九 二十四
主宰得其影響者便得手勾當。轆泊軒昂次亦小成家。當人生瀾倒不振是誠可哀也。張子達問道大難弘不能一蹴至誰何以為從入先生曰道理平平妥妥可知可行至簡至易中庸其至矣乎只是日用常行中而庸者便為極至道理人却不肯知不肯行看做天來大海樣深的殊不知這箇天則昭然自在乃因驕心起便飛揚而上吝心起便卑墮而下躁心起便縱放而前忿心起便廓落而後侵心起便攘據而右怯心起便委順而左

奇心起便索隱行恠巧心起便機械變詐所以中庸不可能若種種心俱泯即是平平妥妥的即是察乎天地但這種種心從久積習難得消磨排遣故道不明不行其或念而圖之又又出入悔吝脫縛交勝不得光淨打疊故學不易成。此三條皆先生所著刻木鐘臺集中余讀之晚故失列於述。

一百一

君子一言以為智一言以為不智况士大夫初為言官其舉動尤四方之所瞻仰者萬曆

身居系系
癸酉山西某君與余同入省垣不一二月即
論吾浙王陽明先生偽學陽明先生固未易
輕議而

主上初登極事體必有切要於論陽明者余謂
此疏可無進也

一百二
當官者衙門固欲整肅而用刑尤貴得當當
之一字即孔子所云中也若不中令人何以
趨避有一等偏責衙門人自謂嚴治然衙門
人獨非蒼生赤子乎陶淵明戒子待童僕曰

彼亦人子也須善遇之此意可以治民東下

一百三

徐文貞公階嘉靖癸未鼎甲官翰林編修以
議大禮謫延平推官公如初仕為推官者然
在任留心民事剖決刑獄暇時巡阡陌問疾
苦行屬邑咨賢否與今遷謫諸公迥異時耶
人耶

一百四

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
言則去此去全屬自己身上內省之學專而

身圖雜錄 卷九 十六
恬退之風著也今去全屬主爵者罕見有說
自己不得當去及先幾早去之人

一百五

不佞甲午年自警 朝裏官多做不了世上
利多取不了古今書多讀不了親友事多管
不了閑是閑非聽不了頻頻收拾身心好辛
卯小像自贊顛髮蒙茸顏乎其容既似江上
之漁翁我冠大帶譚時氣雄又似縉紳之巨
公爾曾叨大夫之祿耶胡然而屢空爾有攬
轡之志而不遂耶又胡然而坦裏今人其居

與俗通古人其心上皇風

一百六

宋時官制最善者舉進士必先除縣尉最不
善者不待三年考績屢升屢降士大夫歷二
十載有為官二三十任者何以求治 本朝
洪武中第三甲進士俱選縣丞亦宋邑尉遺
意可惜行之不久 正德初年二甲進士初
選尚得為御史今行久任知縣推官博士行
人等必三年外或六年而後補御史給事中
又不輕任人之意也

人臣有分職無分心唯職有專責則心隨之而異用爾孔子嘗為委吏為乘田為中都宰何嘗擇官而仕萬曆間聞有知縣選為南道御史者大負不平之氣直於吏部堂上忿爭太宰不聞上疏區處其量真同文潞公婁師德矣

宋室諸君視臣下真有家家人父子之意然律之君德以剛為主則胥有失馬野史載丁謂

廷試名在第四人謂不悅上曰甲乙丙丁汝正該第四此等話但願傳者謬誤若果真豈朝廷上所宜有耶王荆公自恃多學可以轉移世道却視得神宗柔懦徑情自用已蹈不臣之罪矧奸惡如檜欽美其主罷李忠定傾岳武穆又士論之所必誅者哉張江陵天分儘好事業也有幾分可觀只一日上疏內揚自己輔相庶幾小康陛下不欲用臣則已如欲用臣云云似有唯其所欲而人莫敢言之意這心腸這筆端何以令人心服無議恐

皇天后土亦不佑之冥冥中也

一百九

近世末俗有大惡大不義之事而已不知其非人亦不以為非彼婦人視之似若以為當然而不媿者何也主人之於僕媿是也痛省痛省然亦有因是而亡身被弑者歲歲有之萬曆三十一年癸卯山東兗州知府某臨清州守某皆被弑總之不出床第之事

一百十

孟子七篇道性善本仁義稱堯舜發前聖所未發功甚鉅也其喫緊為人莫如夜氣二字最喚得人醒即行盜之人清夜非無良心萌動所惜旦晝牴牾嗟嗟凡民無足論矣曾口讀孟子過的何不猛想

一百十一

孔子不取聽訟而貴使民無訟使之一言有許大源頭工夫在先文王所以使虞芮質成也不越此道今日非奉

勅旨明文不知誰人作俑倡為息供二字原告硬中需索被告悉如意即具息到官官一

東陽雜錄 卷九
切准允不加詳察雖撫按衙門賢者在上猶
然甘心為之嗟乎此勸民好訟之妙術余不
知其可也

一百十二

士大夫看得迎送一節為細故竟忘却律條
有禁止二字又有牌行禁止而卑官失迎及
迎弗遠者徃徃蒙盛怒鞭撻此不知何意萬
曆間吳江令遣丞迎一過客天寒冰結丞墮
水莫救死匿故不以上聞若在
祖宗朝恐難逃於根究也

一百十三

莫之為而為者天也有所為而為非天矣因
材而篤者天也篤之不因其材非天矣日月
風雨露雷霜雪皆天也有私照私被非天矣
官以天名俾人可求可測是謂自小其天

萬曆甲辰大察考功郎馬公

大儒山東
陽信人

質直

詳慎大寮不能干以私有一縣令不職守巡
兩道庇之公去令併處守巡兩道入覲諸
公還具言其事如此可不謂難矣哉

一百十四

狄梁公仁傑巡按江南所至淫祠悉毀之止
晉大禹吳泰伯伍負季札四祠武三思妓素
娥有殊色梁公請見之忽失所在堂與中如
聞語曰某花月之妖梁公正人也何敢見焉
嗟乎為人不可不正也如此夫

一百十五

余嘗與董懋德游京師

天壇頗知道家嗜利白來無漫然留客者戊辰
觀政與胡年兄同在禮部一日午後胡忽約
二年兄過余云游

天壇去余問曰何人治具決當懷金兩許以行
胡曰兄任行不必問二兄亦不言意謂道家
必留款也余勉隨行道家一茶之外更無留
意乃空腹往返四十里事雖微亦冥行取困
之一端歟

一百十六

○蔣恭靖公瑤與中貴人會勘民事中貴受賄
欲死被誣者公潛戒行杖者曰我命汝笞數
多汝須勿重其人死我亦死汝輩被誣者已
而獲全中貴大悅而罷先輩員機應物類如

身是雜錄

一百十七

宋王恭武公德用勲名蓋世中丞孔道輔等因事論劾遂罷樞密出鎮復貶官知隨州久之道輔卒或有諛公者曰害公道輔卒夫公愀然曰孔公以職言事豈害我耶可惜朝廷亡一直臣爾士大夫服公雅量

一百十八

王沂公魯狀元及第還青州郡守遣父老唱樂迎之近郊公易服乘小騎由他門入遂謁

守守驚曰方遣人奉迎公何為遽抵此公曰不才幸忝科名豈敢煩太守父老致迓是重其過也太守服其遠器李子曰沂公特幸而當宋盛時又幸而青產故得遂其高雅爾若產吾東南則在千里外戚屬隣里凡欲求婚納交者必蒲伏蛇行孔道為塞公即欲變姓名從他城門入焉可得耶覽今思古重有慨焉矣

一百十九

用明於內者見己之過用明於外者見人之

過見已之過者視天下皆勝已也見人之過者視天下皆不如已也此智愚所以分歟此言可為終身師座右銘

一百二十

寇萊公年十九舉進士時太宗取士多問其年年少者往往罷遣或教公增年公曰吾初進取可欺君耶高大學士儀嘗教諸進士曰減年入齒錄嘉靖辛丑以前無此事近日始有之諸子慎勿為卒無人從先生之言者致齒錄與同年叙會大相矛盾恬然不以為非

嗚呼何恠乎人品不萊公若者比比然也

一百二十一

宋太祖初仕周世宗於澶州曹彬為世宗親吏掌茶酒太祖嘗從彬索酒彬曰此官酒不敢相與自沽酒以飲太祖古之人臣即細事亦不欺其主如此後太祖卒大任彬豈無試而漫用之耶

一百二十二

滕公伯輪壬戌進士官浙巡撫時妾生一子夫人在家公卒于官歸視夫人不賢甚誓欲

殺妾及子櫬未至礪刃相待素無疾一夕忽
奄逝母子得無恙焉蓋公雖有長郎而不諳
人道說者云此天不欲斬滕公後也其事稍
與宋劉元城所遭相類人皆異之

一百二十三

包孝肅公家訓云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賊濫
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後不得葬於大塋
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凡三十七字子孫
皆押字其下吾嘉城錢懷蘇公名同癸丑進
士初仕為初門令官至太守清貧如洗又不

壽歿後其父怙之將葬地售之他姓或有傳
其毀屍市柩者狀甚慘不知果否厥父少為
理刑衙書習成慘刻余幼時曾識之嗟嗟此
貪夫者豈但孝肅之罪人蓋天下古今士大
夫之罪人也

一百二十四

人生至樂莫如讀書至要無如教子富者之
教子須是重道貧者之教子須是守節然欲
教子必須先生子子不生教何從施生子之
訣柰何曰聚精會神施惠強恕

一百二十五

東廣方寅所亮工辛未進士知烏程有按察驛傳道行縣送鄉官某某各折儀共二十餘金仰動支無碍官銀及本道紙贖送繳方回曰並無前項紙贖官銀可以動支將原票徑繳道衙之若在今日則須曲處應命求欲如方難其人已

一百二十六

王文正公旦最是寬厚長者張師德狀元及第已為諫議大夫視知制誥循資非驟至爾文正乃以兩及門為奔競曰後生待我淺也遲而不與古之大臣其用心固如此後世必以不及門為踈安有惜其兩及者

一百二十七

閔僉憲公遠慶執母喪扶柩不廢俗禮邀余題其母氏神主登余舟相請痛哭涕零余目中所未見者子云喪與其易也寧戚閔公有焉

一百二十八

韓魏公琦為丞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惡者

即手自封之未嘗使人見。杜正獻公衍歷知州轉運未嘗壞一箇官員其間不動者即委以事使之不暇情不謹者諭以禍福俾之改過自新或咎公持心太恕公曰為政去其太甚者爾。胡文恭公宿知湖州前守滕公大興學校費錢不貲滕去群小菲然謗議通判以下不肯書其簿公當坐折之曰滕侯之謀倘有不臧何不早發俟其去乃非之豈古人分謗之意一坐大慚。韓魏公曰人能扶人之危賙人之急固是美事能勿自談則益

善矣。丁晉公雖險詐亦有長者之言仁廟嘗怒一朝士再三語及公不答上作色曰臣耐問輒不應謂徐奏曰雷霆之下更加一言則齏粉矣上重其言。傅獻簡公言以帷箔之罪加於人最為暗昧萬一非辜則令終身被其惡名致使君臣父子之間難施面目言之得無訛乎。鍾離灌為江州守有女納許氏聘將嫁市婢從嫁間因得故令之女於胥氏權惻然傷之移書於許欲將已備嫁奩先嫁故令女已女改明年許曰蘧伯玉耻獨為

君子君何自專仁義願以前令之女配吾子
君別求良家以嫁君女於是前令之女卒歸
許氏焉 受人之恩而不忍負者其為子必
孝為臣必忠 有施貴勿念受施貴不忘
趙康靖公槩與歐陽文忠同修起居注文忠
意輕之他日文忠被誣康靖上書曰修以文
學為近臣不可以閨房曖昧之事轉加污蔑
臣與修踪跡素疎修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
廷大體耳公之厚德視睚眦之讐必報者奚
啻天淵 宋哲宗自在濮邸即有賢名及遷

入內良賤不及三十口行李蕭然無異寒素
有書數厨而已聞者莫不相賀 魏公雖在
外然其心常繫社稷至身老而心益篤雖病
不忘國家或聞更祖宗一法度壞朝廷一紀
綱則涕泣終日不食

一百二十九

鄉同年馮小山 歟功平 余仕淦為令公已作
江右少叅矣移書不佞曰丘初入仕不可有
立異心不可有好名心纔好名便要立異纔
立異不久便要破敗唯平易二字可終身行

